

種百一事故

魯智深大鬧五台山

上海大衆書局印行



85
11

59

857.61
119.3
25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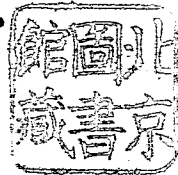
3 0528 0855 1

花和尚大鬧五臺山

話說魯達自從打死了鎮關西鄭屠，離了渭州，東逃西奔，急忙忙，行過了幾處州府。正是飢不擇食，寒不擇衣，慌不擇路，貧不擇妻。魯達心慌搶路，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。一連地行了半月之上，却走到代州雁門縣。入得城來，見這市場鬧熱，人烟輳集，車馬駢馳，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行貨都有，端的整齊，雖然是個縣治，勝如州府。

魯提轄正行之間，却見一簇人，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。魯達看見挨滿，也鑽在人叢裏聽時。魯達却不識字，只聽得衆人讀道：『代州雁門縣，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，該准渭州文字，捕捉打死

808390



鄭屠犯人魯達，即係經略府提轄。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者，與犯

人同罪。若有人捕獲前來，或

首告到官，支給賞錢一千貫

文……

魯提轄正聽到那裏，只

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：

「張大哥！你如何在這裏？」攔

腰抱住，扯離了十字路口。



當下魯提轄扭過身來看時，拖扯的不是別人，却是渭州酒

樓上救了的金老。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，說道：「恩人，你好

大膽！現今明明地張掛榜文，出一千貫賞錢捉你，你緣何却去看

榜？若不是老漢遇見時，却不被做公的拿了？榜上見寫着你年甲，貌相，貫址。」

魯達道：「俺不滿你說，因爲你事，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，正迎着鄭屠那廝，被俺三拳打死了；因此上在逃。到處撞了四五十日，不想來到這裏。你緣何不回東京去，也來到這裏？」

金老道：「恩人在上，自從得恩人救了，老漢尋得一輛車子，本欲要回東京去，又怕這廝趕來，亦無恩人在彼搭救，因此不上東京去。隨路望北來，撞見一個京師朋友，來這裏做買賣，就帶老漢父女兩口兒到這裏。幸虧了他，就與老漢女兒做媒，結交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，養做外宅。衣食豐足，皆出於恩人。我女兒常常對着員外說提轄大恩。那個員外也愛刺鎗使棒。嘗說道：「怎

地得恩人相會一面，也好。」想念如何能夠得見？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，却再商議。」

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上半里，到門首，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：「我兒，大恩人在此。」那女孩兒濃粧豔飾，從裏面出來，請魯達居中坐了，插燭也似拜了六拜，說道：「若非恩人垂救，怎能夠有今日？」拜罷，便請魯提轄道：「恩人上樓去請坐。」魯達道：「不須如此，俺便要去。」金老便道：「恩人既到這裏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？」

老兒接了桿棒包裹，請到樓上坐定。老兒吩咐道：「我兒陪侍恩人坐坐，我去安排飯來。」魯達道：「不消多事，隨分便好。」老兒道：「提轄大恩，殺身難報，量些粗食薄味，何足掛齒！」女子

就留住魯達在樓上坐。

金老下來，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，吩咐那個娼婦一面燒着火。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，買了些鮮魚，嫩雞，醢鵝，肥鮮時新菓子之類歸來。一面開酒，收拾菜蔬，設備好了。搬上樓來，檯面上放下三個蓋子，三雙筯，擺下菜蔬菓子下飯等物。娼婦將銀酒壺燙上酒來，父女二人輪番把盞。金老倒地便拜。魯提轄道：「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？折殺俺也。」金老說道：「恩人聽稟：前日老漢初到這裏，寫個紅紙牌兒，旦夕一炷香，父女兩個兀自拜哩；今日恩人親身到此，如何不拜？」魯達道：「却也難得你這片心。」

三人慢慢地飲酒。將及天晚，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。魯提轄開窗看時，只見樓下三二十人，各執白木棍棒，口裏都叫：「拿將

下來！』人叢裏一個官人騎在馬上，口裏大喝道：『休叫走了這賊！』魯達見不是頭，拿起凳子，從樓上打將下來。金老連忙搖手叫道：『都不要動手！』那老兒搶下樓去，直至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，那官人笑起來，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，各自去了。

那官人下馬來到裏面，老兒請下魯提轄來。那官人撲翻身便拜，道：『一聞名不如見面，見面勝如聞名！』義士提轄受禮。』魯達便問那金老道：『這官人是誰？素不相識，緣何便拜俺？』老兒道：『這個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。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吃酒，因此引莊客纔來廝打。老漢說知，方纔喝散了。』

魯提轄上樓坐定，金老重整杯盤，再備酒食相待。趙員外讓

魯達坐在上首，魯達道：『俺怎敢？』員外道：『聊表相敬之禮。小子多聞提轄如此豪傑，今日天賜相見，實爲萬幸。』魯達道：『俺



是個蟲鹵漢子，又犯了該死的罪過；若蒙員外不棄貧賤，結爲相識，但有用俺處，便與你去。』趙員外大喜，動問打殺鄭屠一事，說些閒話，較量些鎗法，吃了半夜酒，各自歇了。

次日天明，趙員外道：『此處恐不穩便，欲請提轄到敝莊住幾時。』魯達問道：『貴莊在何處？』員外道：『離此間十里多路，地名七寶村，便是。』魯達道：『

最好。』

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再牽一匹馬來。未及晌午，馬已到來，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，叫莊客擔了行李。魯達辭了金老父女二人，和趙員外上了馬，兩個並馬行程，沿路說些閒話，投七寶村來。不多時，早到莊前下馬。趙員外攜住魯達的手，直至草堂上，分賓而坐；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，晚間收拾客房安歇。次日又備酒食款待。魯達道：『員外錯愛俺，如何報答！』趙員外便道：『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』如何言報答之事。』

話休絮煩。魯達自此以後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。忽一日，兩個正在書院裏閒坐說話，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，逕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並魯提轄，見沒人，便對魯達道：『恩人，不是

老漢心多。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吃酒，員外誤聽人報，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，後却散了，人都有些疑心。說開去，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，只怕要來村裏緝捕恩人。倘或有些疎失，如之奈何？」魯達道：「恁地時，俺自去便了。」

趙員外道：「若是留提轄在此，誠恐有些山高水低，教提轄怨恨；若不留提轄來，在情誼上，又過不去。趙某却有個道理，教提轄萬無一失，足可安身避難，只怕提轄不肯。」魯達道：「俺已是個該死的人，但得一處安身便了，做甚麼不肯！」趙員外道：「若如此，最好。離此間三十餘里，有座山，喚做五臺山。山上有一個文殊院，原是文殊菩薩道場。寺裏有五七百僧人，爲頭智真長老，是我弟兄。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裏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。我曾許下剎

度一僧在寺裏，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，只不會有個心腹之人，了這條願心。如是提轄肯時，一應費用，都是趙某備辦。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？」

魯達尋思：「如今便要去時，那裏投奔人？……不如就了這條路罷。」便道：「既蒙員外做主，俺也情願做和尚。專靠員外做主。」當時說定了，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。

次日早起來，叫莊客挑了，兩個取路望五臺山來。辰牌已後，早到那山下，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，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。到得寺前，早有寺中都寺、監寺，出來迎接。兩個下了轎子，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。寺內智真長老得知，引着首座、侍者，出山門外來迎接。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。真長老打了問訊，說道：

『施主遠出不易。』趙員外答道：『有些小事，特來上剎相浼。』
眞長老便道：『且請員外方丈吃茶。』趙員外前行，魯達跟在背
後，當時同到方丈。莊客把轎子安頓了，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，
擺在面前。長老道：『何故又將禮物來？寺中多有相瀆檀樾處。』
趙員外道：『些小薄禮，何足稱謝。』道人、行童收拾去了。趙員外
起身道：『一事啓堂頭大和尚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，許剃一僧在
上剎，度牒詞簿都有了，到今不曾剃得。今日這個表弟姓魯，是
關內軍漢出身，因見塵世艱辛，情願棄俗出家。萬望長老收錄，大
慈大悲，看趙某薄面，披剃爲僧，一應所用，弟子自當準備。萬望長
老玉成，幸甚！』長老見說，答道：『這個因緣，是光輝老僧山門，容
易容易。且請喫茶。』只見行童托出茶來。茶罷，收了盞托。

不久，長老叫備齋食，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。齋罷，趙員外取出銀兩，教人買辦物料。一面在寺裏做僧鞋、僧衣、僧帽、袈裟，拜具。一兩日多已完備。長老選了吉日良時，教鳴鐘擊鼓，就法堂內會



集大眾。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，盡披袈裟，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，分作兩班。趙員外取出銀錠、表牒、信香，向法座前禮拜了。

表白宣疏已罷，行童引着魯達到法座下，便教魯達除下巾幘，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起來。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，却待剃髭鬚。魯達道：「留下這

些兒還與俺也好。」衆僧忍笑不住。眞長老在法座上道：「大衆聽偈！」念道：「寸草不留，六根清淨；與汝偈除，免得爭競。」長老念罷偈言，喝一聲：「咄！盡皆剃去！」剃髮人只一刀，盡皆剃了。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，請長老賜法名。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：「靈光一點，價值千金；佛法廣大，賜名智深。」長老賜名已罷，把度牒轉將下來。書記僧填寫了度牒，付與魯智深收受。

長老又賜法衣，袈裟，教智深穿了，監寺引上法座前，長老與他摩頂受記道：「一要皈依佛性，二要皈奉正法，三要皈敬師友；此是「三皈。」「五戒」者：一不要殺生，二不要偷盜，三不要邪淫，四不要貪酒，五不要妄語。」智深不曉得戒壇答應「能」「否」二字，却便道：「俺記得。」衆僧都笑。

受記已罷，趙員外請衆僧到雲房裏坐下，焚香設齋供獻。大小職事僧人，各有上賀禮物。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，又引去僧堂背後選佛場坐下，當夜無話。

次日趙員外要回，告辭長老，留連不住。早齋已罷，并衆僧都送出山門。趙員外合掌道：『長老在上，衆師父在此，凡事慈悲。小弟智深，乃是愚鹵直人，早晚禮數不到，言語冒瀆，誤犯清規，萬望覷趙某薄面，恕免恕免。』長老道：『員外放心。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咒，辯道參禪。』員外道：『日後自得報答。』人叢裏，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吩咐道：『賢弟，你從今日，難比往常。凡事自宜省戒，切不可任性。倘有不然，難以相見。保重保重。早晚衣服，我自使人送來。』智深道：『不消哥哥說，俺都依了。』

當時趙員外相辭了長老，再別了衆人，上轎引了莊客，抬了一乘空轎，取了盒子，下山回家去了。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。

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，選佛場中禪牀上，撲倒頭便睡。上下肩兩個禪和子，推他起來，說道：『使不得！既要出家，如何不學坐禪？』智深道：『俺家自睡，于你甚事？』禪和子道：『善哉！』智深喝道：『團魚俺家也吃，甚麼「鱸哉」？』禪和子道：『却是苦也！』智深便道：『團魚大腹，又肥甜了好喫，那得苦也？』上下肩禪和子，都不睬他，由他自睡了。

次日，要去對長老說，知智深如此無禮，首座勸道：『長老說道他後來證果非凡，我等皆不及他，只是護短。你們且沒奈何，休與他一般見識。』禪和子自去了。

智深見沒人說他，每到晚便放翻身體，橫羅十字，倒在禪牀上睡；夜間鼻如雷響，要起來淨手，大驚小怪，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屎，遍地都是。侍者稟長老說：『智深好生無禮！全沒些個出家人體面！叢林中如何安得着此等之人？』長老喝道：『胡說！且看檀樾之面。後來必改。』自此無人敢說。

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，不覺攪了四五個月。時遇初冬天氣，智深久靜思動。當日晴明得好，智深穿了皂衣直裰，繫了鴉青纒，換了僧鞋，大踏步走出山門來，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，坐在凳上尋思道：『俺往常好酒好肉，每日不離口；如今教俺家做了和尚，餓得乾癯了。趙員外這幾日，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俺吃，這早晚，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。』

正想酒哩，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，挑着一付擔桶上山來。上蓋着桶蓋。那漢子手裏拿着一個鏟子。

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，坐在亭子上看。這漢子也來亭子上，歇下擔桶。智深道：『兀！那漢子，你那桶子裏，是甚麼東西？』那漢子道：『好酒。』智深道：『多少錢一桶？』那漢子道：『和尚，你真個也是作耍？』智深道：『俺和你耍甚麼？』那漢子道：『我這酒，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，道人，直廳，轎夫，老郎們，做生活的喫。本寺長老，已有法旨，但賣與和尚們吃了，我們都被長老責罰，追了本錢，趕出屋去。我們現關着本寺的本錢，現住着本寺的屋宇，如何敢與酒你吃？』智深道：『真個賣不賣？』那漢子道：『殺了我，也不賣。』智深道：『俺也不來殺你，只要問你買酒吃！』

『那漢子見不是頭，挑了擔桶便走。智深趕下亭子來，雙手拿住匾擔，只一脚，交襠踢着。那漢子雙手掩着，做一堆蹲在地下，半日起不得。智深把那兩桶酒，都提在亭子上；地下拾起鏟子，開了桶蓋，只顧舀冷酒吃。不多時，兩太桶酒吃了一桶。智深道：『漢子，明日來寺裏討錢。』那漢子方纔疼止；又怕寺裏長老得知，壞了衣飯，忍氣吞聲，那裏敢討錢，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，拿了鏟子，飛也似下山去了。』

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，酒却上來；下得亭子松樹根邊，又坐了半歇，酒越湧上來。智深把卓直裰褪膊下來，把兩隻袖子纏在腰下，露出背脊上花繡來，搦着兩個膀子上山來。看看

來到山門下，兩個門子遠遠地望見，拿着竹篋，來到山門下攔住。魯智深便喝道：『你是佛家弟子，如何喝得爛醉了上山來？你須不瞎，也見庫局裏貼着曉示：但凡和尚破戒吃酒，決打四十竹篋，趕出寺去；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，也吃十下。你快下山去，饒你幾下竹篋！』

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，二來舊性未改，睜起雙眼罵道：『你兩個要打俺，俺便和你廝打！』門子見勢頭不好，一個飛也似入來報監寺，一個虛拖竹篋攔他。智深用手隔過，揸開五指，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，打得跟踉蹌蹌，却待掙扎；智深再復一拳，打倒在山門下，只是叫苦。魯智深道：『俺饒你這廝！』跟踉蹌蹌攔入寺裏來。



亮榻。

二三十人都趕得沒路，奪條棒，從藏殿裏打將出來。

監寺慌忙報知長老。長老聽得，急引了三五個侍者，直來廊

執白木棍棒，從西廊下搶出來，却好迎着智深。智深望見，大吼了一聲，却似嘴邊起個霹靂，大踏步搶入來。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，次後見他行得兇了，慌忙都退入藏殿裏去，便把亮榻關了。智深搶入階來，一拳，一脚，打開

下喝道：『智深不得無禮！』智深雖然酒醉，却認得是長老，撇了棒，向前來打個問訊，指着廊下，對長老道：『智深喫了兩碗酒，又不曾擦撥他們，他衆人引人來打俺。』長老道：『你看我面，快去睡了，明日却說。』魯智深道：『俺不看長老面，俺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！』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牀上，撲地便倒了，鼾鼾地睡了。

衆多職事僧人，圍定長老告訴道：『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，今日如何？』本寺那容得這個野貓，亂了清規！長老道：『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唆，後來却成得正果。沒奈何，且看趙員外檀樾之面，容恕他這一番。我自明日叫來埋怨他便了。』衆僧冷笑道：『好個沒分曉的長老！』各自散去歇息。

次日早齋罷，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，尙兀自未起。待他起來，穿了直裰，赤着腳，一道煙走出僧堂來。侍者吃了一驚，趕出外來尋時，却走在佛殿後撒尿。侍者忍笑不住，等他淨了手，說道：『長老請你說話。』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。

長老道：『智深，你雖是個武夫出身，今趙員外檀樾剃度了你，我與你摩頂受記，教你一不可殺生，二不可偷盜，三不可邪淫，四不可貪酒，五不可妄語。——此五戒，乃僧家常理。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。你如何夜來吃得大醉，打了門子，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桶子；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；口出喊聲，如何這般所爲！』智深跪下道：『今番不敢了。』長老道：『既然出家，如何先破了酒戒，又亂了清規？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，定趕你出寺。再後休犯！』

智深起來合掌道：『不敢不敢。』長老留住他在方丈裏，安排早飯與他吃；又用好言語勸他。取一領細布直裰，一雙僧鞋，與了智深。教回僧堂去了。但凡飲酒，不可盡歡。常言：『酒能成事，酒能敗事。』便是小膽的吃了，也胡亂做了大膽。何況性躁的人！

再說這魯智深，自從喫酒鬧了這一場，一連三四個月，不敢出寺門去。忽一日，天氣暴煖，是二月間時令。離了僧房，信步踱出山門外立着，看着五臺山，喝采一回。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，順風吹上山來。智深再回僧堂裏，取了些銀兩，揣在懷裏，一步步走下山來。出得那「五臺福地」的牌樓來，看時，原來却是一個市鎮，約有五七百人家。智深看那市鎮上時，也有賣肉的，也有賣菜的，也有酒店，粥店。智深尋思道：『俺早知有這個去處，不奪』

他那桶酒吃，也早下來買些吃。這幾日，熬的清水流，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吃。』聽得那響處，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。間壁一家門上，寫着『父子客店。』

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，見三個人打鐵。智深便問道：『兀，你店裏有好鋼鐵麼？』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，顯邊新剃長短鬚，特別地那副面龐，先有五分怕他。那鐵匠住了手道：『師父請坐。要打甚麼生活？』智深道：『俺要打條禪杖，一口戒刀。不知可有上上好鐵麼？』鐵匠道：『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。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，戒刀？但憑吩咐。』智深道：『俺却只要一條一百斤重的。』鐵匠笑道：『重了。師父，小人雖然能照打，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？便是關王刀，也只有八十一斤。』智深焦躁道：『

俺便不及關王！他也只是個人！』那鐵匠道：『小人曾聽說：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，也十分重了。』智深道：『便依你說，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。』鐵匠道：『師父，肥了，不好看，又不中使。依着小人，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。使不動時，休怪小人。戒刀已說了，不用吩咐。小人自用十分好鐵，打造在此。』智深道：『兩件傢伙，要幾兩銀子？』鐵匠道：『不討價，實要五兩銀子。』智深道：『俺家依你五兩銀子。你若打得好時，再有賞你。』那鐵匠接了銀子道：『遲些時日來取。』智深道：『俺有些碎銀子在這裏，和你買碗酒吃。』鐵匠道：『師父穩便。小人趕趁些生活，不及相陪。』

智深離了鐵匠店家，行不到三二十步，見一個酒望子，挑出

在房簷上。智深掀起簾子，入到裏面坐下，敲着桌子，叫道：『將酒來！』賣酒的主人家說道：『師父少罪。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裏的，本錢也是寺裏的。長老已有法旨，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裏僧人喫了，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，又趕出屋。因此，只得休怪。』智深道：『胡亂的賣些與俺喫，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。』那店主人道：『胡亂不得。師父別處去喫，休怪休怪。』智深只得起身，便道：『俺若別處喫得，却來和你說話！』出得店門，行了幾步，又望見一家酒旗兒，直挑出在門前。智深一直走進去，坐下叫道：『主人家，快把酒來賣與俺吃！』店主人道：『師父，你好不曉事！長老已有法旨，你須也知，却來壞我們衣飯！』智深不肯動身。三回五次，那裏肯賣。智深情知不肯，起身又走，連走了三五家，都不肯賣。智深

尋思一計，『不生個道理，如何能覓吃酒……』

遠遠地杏花深處，市梢盡頭，一家挑出個酒旗兒來。智深走到那裏看時，却是個傍村小酒店。智深走入店裏來，靠窗坐下，便叫道：『主人家，過往僧人，買碗酒吃。』莊家看了一了道：『和尚，那裏來？』智深道：『俺是行脚僧人，遊方到此經過，要買碗酒吃。』莊家道：『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裏的師父，我却不敢買與你吃。』智深道：『俺不是你快將酒賣來。』

酒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，聲音各別，便道：『你要打多少酒？』智深道：『休問多少，大碗只顧篩來。』約莫也吃了十來碗，智深問道：『有甚肉把一盤來吃。』莊家道：『早來有些牛肉，都賣沒了。』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，走出空地上看時，只見牆邊砂

鍋裏，煮着一隻狗在那裏。智深道：『你家現有狗肉，如何不賣與俺吃？』莊家道：『我怕你是出家人，不吃狗肉，因此不來問你。』智深道：『俺的銀子有在這裏！』便摸銀子遞與莊家道：『你且賣半隻與俺。』

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，搗些蒜泥，將來放在智深面前。智深大喜。用手扯那狗肉，蘸着蒜泥吃。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。吃得口滑，只顧討，那裏肯住。莊家倒都呆了，叫道：『和尚！只恁地罷！』智深睜起眼道：『俺又不要白吃你的！管俺怎地？』莊家道：『再要多少？』智深道：『再打一桶來！』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。智深不多時，又喫了這桶酒。剩下一腳狗腿，拿來揣在懷裏，臨出門，又道：『多的銀子，明日又來吃。』嚇得莊家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。

看他却向那五臺山上去了。

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，坐下一回，酒却湧上來。跳起身，口裏道：『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腳，覺道身體都困倦了。俺且來使幾路看。』下得亭子，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裏。上下左右，使了一回。使得力發，只一膀子擲在亭子柱上，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，把亭子柱打折了，坍了亭子半邊。門子聽得半山裏響，高處看時，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擻搶上山來。兩個門子叫道：『苦也！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！』便把山門關上，把拴拴了，只在門縫裏張時，見智深搶到山門下，見關了門，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。兩個門子那裏敢開。

智深敲了一回，扭過身來，看了左邊的金剛，喝一聲道：『你

這個呆大漢！不替俺敲門，却拿着拳頭來嚇俺。俺須不怕你！跳上臺基，把柵刺子只一扳，却似摘葱般扳開了；拿起一根折木頭，去那金剛腿上便打，簌簌地，泥和顏色都脫下來。門子張見道：『苦也！』只得報知長老。智深等了一會，調轉身來，看看右邊金剛，喝一聲道：『你這廝張開大口，也來笑俺！』便跳過右邊臺基上，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。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，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。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。

兩個門子去報長老。長老道：『休要惹他，你們自去。』只見這首座，監寺，都寺並一應職事僧人，都到方丈裏說：『這野貓今日醉得不好，把半山亭子，山門下金剛，都打壞了！如何是好？』長老道：『自古「天子尚且避醉漢」，何況老僧乎？若是打壞了金

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，倒了亭子，也要他修蓋。——
這個且由他。」衆僧道：「金剛乃是山門之主，如何把他換過？」
長老道：「休說壞了金剛，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，也沒奈何，只得迴避他。你們見前日的行凶麼？」

衆僧出得方丈，都道：「好個圓圖竹的長老！門子你且休開，只在裏面聽。」智深在外面大叫道：「禿驢們！不放俺入寺時，山門外，討把火來，燒了這個寺！」衆僧聽得，只得叫門子：「拽了大拴，由那畜生進來。若不開時，真個做出來！」門子只得捻腳捻手拽了拴，飛也似閃入房裏躲了。衆僧也各自迴避。

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，撲地攔將入來，跌了一交；爬將起來，把頭摸一摸，直奔僧堂來，到得選佛場中。禪和子

正打坐間，看見智深揭起簾子，鑽將入來，都吃了一驚。盡低着頭。智深到得禪牀邊，喉嚨裏哈哈地響，向着地下便吐。衆僧都聞不得那臭，個個道：『善哉！』齊掩了口鼻。

智深吐了一回，爬上禪牀，解下纒，把直裰帶子，都必剝剝扯斷了，脫下那隻狗腿來。智深道：『好好！正肚饑哩！』扯來便吃。衆僧看見，把袖子遮了臉。上下肩兩個禪和子，遠遠地躲開。智深見他躲開，便扯一塊狗肉，看着上首的道：『你也喫口！』上首的那和尚，把兩隻袖了死掩了臉。智深道：『你不喫？』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。那和尚躲不迭，却待下禪牀。智深把他劈耳朵揪住，將肉便塞。對牀四五個禪和子，跳過來勸時，智深撇了狗肉，提起拳頭，去那光腦袋上，必剝剝只顧鑿。滿堂僧衆大喊。

起來。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。——此亂，喚做「捲堂大散。」首座那裏禁約得住。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，大半禪客，都躲出廊下來。

監寺、都寺，不與長老說知，叫起一班職事僧人，點起老郎、火工、道人、直廳、轎夫，約有一二百人，都執杖、叉、棍、棒，盡使手巾盤頭，一齊打入僧堂來。智深見了，大吼一聲，別無器械，搶入僧堂裏，佛面前推翻供桌，攞了兩條桌腳，從堂裏打將出來。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，都拖了棒退到廊下。智深兩條桌腳着地捲將來。衆僧早兩下合攏來。智深大怒，指東打西，指南打北，只饒了兩頭的。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，只見長老喝道：『智深不得無禮！衆僧也休動手！』兩邊衆人被打傷了數十個，見長老來，各自退

去。智深見衆人退散，撇去了桌腳，叫道：「長老與俺做主！」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。長老道：「智深，你連累殺老僧！前番醉了一次，攪擾了一場，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，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。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，亂了清規，打坍了亭子，又打壞了金剛。——這個且由他，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，這個罪業非小！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，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，如何容得你這個穢汚！你且隨我來方丈裏過幾日，我安排你一個去處。」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，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，再回僧堂，自去坐禪，打傷了和尚，自去將息。長老領智深到方丈，歇了一夜。

次日，眞長老與首座商議：「收拾了些銀兩齎發他，教他別處去。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。」長老隨即修書一封，使兩個直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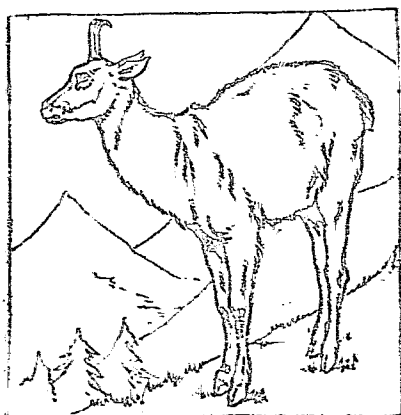
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情形，立等回報。趙員外看了來書，好生不然。回書來拜覆長老，說道：『壞了的金剛亭子，趙某隨即備價來修，智深任從長老發遣。』



了選佛場，你這罪業非輕！又把衆禪客打傷了！我這裏出家，是個

清淨去處。你這等做作，甚是不好！看你趙檀樾面皮，與你這封書，投一個去處安身。我這裏決然容你不得了。」

我有一個師弟，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，喚做智清禪師。我與你這封書，去投他那裏討個職事僧做。我夜來看了，贈汝四句偈子，你可終身受用，記取今日之言。」智深跪下道：「俺願聽偈子。」長老道：「遇林而起，遇山而富，遇州而遷，遇江而止。」魯智深聽了四句偈子，拜了長老九拜，背了包裹，腰包，肚包，藏了書信，辭了長老并衆僧人，離了五臺山，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裏歇了。等候打了禪杖，戒刀完備，就動身而去。



61
3
9

